



土锅寨土锅的前世今生

徐霖

在戛洒，就没有一口土锅装不了的东西，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口。

腊戛底，一口土锅装下了“红河第一湾”；汤锅美食里，一口土锅装下了一头“牛”；百姓家里，土锅装的米，干燥防虫。土锅装的水，清润甘甜。土锅装的茶，香醇韵长……土锅装着花腰傣人的信仰，装着花腰傣人的日常。

戛洒镇土锅寨，因村民生产制作土锅而得名。土锅也叫土陶，因常用此工艺制作锅类用具，所以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土锅”。土锅寨离戛洒集镇四五公里，它坐落在哀牢山脚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南线河一路向上，远处的山黛渐渐从视野里跳脱出来，变成了一棵棵翠绿或浓绿的芒果树、荔枝树、大青树……

花腰傣信奉万物有灵，这些高大苍劲的树是村子里的神树，它们默默地伫立着，守护着，同时也是戛洒土锅寨历史的见证者。

有淡淡的青烟，从村口的大青树处扶摇而上，远远嗅着，有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它在微风里摇摆着身躯，慢慢飞至半空，和哀牢山腰终年氤氲不散的云雾，融为一体。

大青树下，一批尚有余温的土锅，呈45度角斜卧在大地上，俯望着天空，它大张的罐口，仿佛正在讲述着，从泥坯变成坚固器皿，浴火重生的故事。它们的身上，那些靠近明火炙烤而出的黑色印记，是每个土锅独有的胎记。我轻轻地走了过去，蹲下身来，用手触摸着，它们还在依旧发烫的身体。试图读懂蕴藏在它们身上的密码，解析出它们的前世今生。

戛洒镇土锅寨制作土锅的方法，沿袭

了新石器时期古老的制作方式以及器形。

第一步，土的步骤：选用稻田深处的胶泥土晒干，用改良过的水碓春细，筛除泥块和沙石，100斤干胶泥产泥粉50斤左右，可供制作8~10个中等大小的陶罐。

第二步，泥的步骤：把用水和好的泥团不断搓揉、摔打、密封“醒”制，以增加黏性和可塑性，使陶品减少气孔，结构紧密，增强成品的强度、硬度和比重；成型环节常使用木板、卵石、小刀等随手可得的简单工具，杯子、烟灰缸等小件直接捏塑，陶罐、花盆等较大器皿采用泥条盘筑法，大体的造型做好之后，手指沾水将微小裂缝抹平，稍干后用木板、卵石敲平整，用木制模具印上飞鸟、虫鱼和简单几何图案，做好的胎体放在通风干燥处晾干，积攒到一定数量后集中焙烧。

第三步，陶的步骤：花腰傣稻烧陶采用最原始的露天架火焙烧，焙烧地点要求空阔平整，燃料为稻草、粗糠等，根据胎体数量，体积按比例混合而成，地上铺一层、罐堆上盖一层；胚体按大小平躺着码放二至三层，罐口45度角朝外，这样有利于均匀受热、散热、排烟减少破损率；点火一般选择风小凉爽的夜间，待火自然熄灭、余温散尽。

制陶是一门古老的工艺，经历了几千年后，从最原始的露天焙烧到窑烧再到现在的电烧等。然而看着这些土锅，时光似乎凝固静止在了千年前，不管外面沧海桑田如何巨变，生活节奏如何加快，它们静静地传承着历史，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让这个民族的土陶技艺一直传承？

但史料是寂静的，对于一支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没有人能够通过史料去窥探、去追溯，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通过这些原始的产物，去触摸、去走近。

顺着“咚咚咚”的声音，我们进到了一户花腰傣人家，这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刀正富的家。只见一个身穿花腰傣便装的女人在用水碓春土，见我们来，她用傣语大声地叫了句什么，马上，刀正富就从二楼走了下来。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笑了笑道：“你们是今天内来采访我的第四伙人了。”

他的脚步有点蹒跚。他带着我们转了一圈他的制陶工作室。并一一指着作品和奖状给我们介绍：2012年10月，在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推介活动中获“产品创意银奖”；2013年7月，在云南省第二届农民工文化节，农民工才艺大赛中荣获“美术工艺类二等獎”；2013年获得“玉溪市民族民间工艺师”称号；2014年3月，被玉溪市政府命名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傣族土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4年6月，在玉溪市第四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陶艺师”项目一等奖。2016年7月获新平县首届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大赛金奖。2017年7月，花腰民乐在云南省工艺美术“玉溪文博·工美杯”精品评选中获二等獎；2018年9月，花腰茶具在云南省工艺美术“玉溪文博·工美杯”精品评选中获银奖……

刀正富的声音有点激动，我听得也有点激动。

他在制陶室演示了一个烟灰缸的做法给我们看，只见他把醒好的泥团，取其中一部分，拉成三个长条，然后把泥条盘住，做成烟灰缸底座，再用剩余的泥团，捏了一个双手抱着烟筒拉烟的男子，放

云南省作家协会
省文联文艺理论室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合办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在做好的烟灰缸底座上，一个有创意又有民族特色的烟灰缸就做好了。我们再环看四周，做好的烟灰缸里，还有其他的不少造型，一个双手抱胸的花腰傣女人，手法尤其夸张大胆。刀正富向我们介绍道：“烟灰缸的底座代表火塘，上面放着的不同男女造型，是花腰傣人正围着火塘烤火聊天。”

聊天休息的时候，刀正富用他烧制的茶具给我们泡茶，看着这些更轻更薄的茶具，我用两个杯子轻轻地碰撞了一下，茶杯发出清脆的响声。他看出了我的疑问，解释道：“这是电烧的，前两年我就引进了电炉。老法稻烧的温度最高只能到900度左右，这种硬度得用1200度以上的温度才行。”

正聊着，有慕名而来的客户，来找他订购大批量的土锅，以前是藏在深山无人知，如今是一朝得名天下传，看来宣传真的太重要了。正替他高兴，结果他说出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刀正富说道：“做不出来啊！手中已经有好几个单子了，你先留个电话吧……”客户失望而走后，他向我们解释道：“土锅只有媳妇一个人在做，媳妇还得做农活呢，一天做不了几个！”我们问：“那你呢？你不做吗？”刀正富指着陈列柜的那些灯具、茶具、花瓶等工艺品说道：“我现在只做这些工艺品，因为土锅只能是女人做。”

同行的民宗局副局长杨有雄笑着向我们介绍，在土锅寨，做土陶的技艺传女不传男，而且只在婆媳之间传承，外嫁的女儿不得研习，嫁进寨子的媳妇，则从进门那天起就必须跟着婆婆学做土陶。

土锅寨的土锅，愿你非遗的文化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怒江抒情(组诗)

和四水

怒放

怒江，在奔腾
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之间

从冲击，到冲锋

从怒吼，到怒放

一字的转变，是怒江55万同胞
点击幸福键，登录小康的
密码字符

冲锋，在茫茫黑夜

怒江，一半是泪一半是血

那一年，旭日东升

阳光格外灿烂

照得暖崖生花，浪涛高歌

怒江不再怒吼

成震峡谷的声音

是后浪推前浪的拍岸惊涛

是号子

是战鼓

是红旗猎猎

是“摆时”无伴奏多声部的抒情

怒放的生命，涅槃重生

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从深度贫困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巨变

世界级减贫的奇迹

是你光耀中国的花环

我用镰刀，为你收割自豪

我用铁锤，为你点赞幸福

我迎着怒放的礼花

从最崭新的连心桥

迈步而来，回到最老的向阳桥

我仰望瞩目

向阳桥，那三个红油漆的字眼

越来越焕发出青春的光芒

似乎是一道不落的阳光

永远照耀着怒江各族儿女

前进

拍打着祖国的山梁
每一次掠过
都是这幸福日子的彩虹

峡谷飞人

在东方大峡谷
怒江的乳汁，养育了一群
峡谷飞人

生活的彼岸，是雄鹰
追求的人生，是飞翔
当他们的脚尖轻轻一踏
飞向对岸的瞬间，生命已是赌注

在碧罗雪山，高黎贡山之间
从古至今，他们就这样从容地飞着
以前他们想飞向山外，如今

山外的人

争着来飞

开秧门喽

谷神下凡
祷词响彻澜沧江峡谷
开秧门喽
开秧门喽
钥匙，是一把秧苗
握在白族女人的手中
此时，白云、绿苗和女人的笑脸
在水田里重叠、波动

第一个慈祥的母亲插下去
水田嘣嘣地一声笑了
第二个德善的母亲插下去
嘣嘣、嘣嘣
第三个勤劳的母亲插下去
嘣嘣、嘣嘣、嘣嘣……

大地，已激活
岁月，在抒情
一排排弯弓的琴，在弹奏
希望的歌

门，开了
峡谷，一天天热起来
秧苗，一天天长起来

六库

说来你不相信
我是一只鹿子，你是一只鹿子，他是
一只鹿子
六库，是鹿扣的地方
先人
就这么说

向阳桥是扣子
怒江大桥是扣子。
扣住了五湖四海的人

世界太大了
怒江是一条香喷喷的
诱食

从前慢·去大城市的路上

徐迅

老梅

老梅镇。从来没有见过一株梅花，也从来没有问过这里为何叫老梅镇。这里，离我们去省内大城的起点约三四十里地。不远亦不远。但那些年，我们的车子并不打算在此停留，也没有探寻一下老梅的意思。

多年以后，我已经知道老梅镇真的有一株梅树，一株很古很老的蜡梅树。几个人张开双臂才能抱得住的蜡梅树。粗大的梅树凌空峭直，老干虬龙，仿佛静静地蛰伏在时光的水里。疏梅弄影，暗香浮动。

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没有探访那株老梅。梅镇也并不在老梅镇。老梅还在，老梅镇不在了。

大关

路过这里，就觉得天气突然变得不一样。一边树木萧瑟，一边树木却萌生了新芽。一边冷风习习，一边却有着浅浅春意。到了这里，天仿佛就分了两重：一重是南方的艳阳高照，一重是北方的黄叶铺地。

长江在它的南方，淮河远在它的北边。长江之南·淮河之北……大关岭，分明是这两个名词的分水岭。那些年，我们的车子在大关岭停下。我们下车，我总是忍不住打一个激灵。我不止一次地相信，这是淮江之南一个季节的关隘。

当然，我说了不算，风会说了算。风在那边似有凛冽的寒意，在这边却是春上眉梢。风说了不算，那就大雪说了算。那边，大雪纷纷如鹅毛，而这边，雪花飘落得似有若无。太阳一出来，雪花落满的大地，泛着无限春光。

梅心驿

后来，我才知道，梅心就是梅花的苞蕾。那么，梅心驿一定是有梅花的。那些年，只要是经过梅心驿，我的心头就会弥漫出一腔古意。我仿佛看见了一匹白色的驿马，还仿佛看见了一位走累了的书生，都寄住在这个叫梅心的驿站里。

桃溪，一条载着桃花的溪流。但到了桃溪，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桃花落满溪水。桃溪，只是一个地名，是我们去大城市经常停留的一个地名。

当然也不全是。桃溪，首先还是诗的。让我想到李白，想到院南的十里桃花，一潭深水，在这里，我们驻足是为了吃一顿可口的午饭。有人喜欢这里的鸡鸣小店，喜欢这里的鲤鱼烧豆腐。新鲜的泥鳅和豆腐。

冬天里，我们总吃得大腹便便。抹抹嘴，赶路。朴实的老板娘笑着，端着水壶，给我们茶杯注满热水。她知道这里到省城还有小半天的路程。

但她就是不知道：桃溪，桃花似锦，中夹一溪，故名。

雲南日报 | 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